

绝路

人性 道义 责任 正义

警世劝人的官场力作

唐达天◎著

以现实为镜

挖掘人性根源

“一把手”现象的背后……

新华出版社

唐达天◎著

绝路

Y
I 224.57
122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路/唐达天◎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11-7951-0

I. 绝…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9973号

绝 路

策 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李国萍

装帧设计: 李彦生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aapub.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7千字

版 次: 2007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7951-0

定 价: 28.00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559371

以林家伟官场上的沉浮以及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为线索，透视了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深刻描述了主人公走向绝路的心路历程和孳生堕落的社会土壤，是一部难得的警世、醒世力作。

作品于琐碎中再现生活的真实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于细微处透析人性与诱惑的抗争及灵魂的战栗；于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人生经验；于官场内外展示了一卷风情世相图。

从容的叙述、好看的故事、机智幽默的语言、大容量的信息定会给您带来十分愉悦的阅读快感。



唐达天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曾获首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冰心文学奖等多项奖项。祖籍甘肃民勤，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当过老师，做过记者，编过报纸，搞过电视，曾任金昌广电报总编、有线电视台副台长、网络公司副经理，现为金昌市文联专业作家，移居珠海写作。著有中篇小说集《悲情腾格里》，长篇小说《沙尘暴》、《残局》、《后台》、《我的美丽没有错》。由《后台》改编的22集电视连续剧《下一个是谁》即将开拍。

总策划：胡杨

特约编辑：赵丽娟

责任编辑：李国萍

装帧设计：李彦生

策 划：  智美利达
Zhongmei Lida (010-89505830)

他是怎样一步一步当上了一把手？

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了绝路？

如果不当一把手他会走向绝路吗？

1 林家伟翻过日历，立刻被背面的一段话吸引住了。

那段话的标题是《美国人的一辈子》，正文是这样一段话：

美国记者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他们选择一对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典型靠工资收入的年轻夫妇作为调查对象，以他们一周生活为基础进行类推，再折合成成年数。假如一个人的寿命为72年，那么：

- 1、体育、看戏、看电影、看电视等娱乐活动8年；
- 2、饶舌4年(女子有的还要加1年)；
- 3、打电话1年；
- 4、吃饭6年；
- 5、等人3年；
- 6、打扮5年(女人可能多花费一倍以上)；
- 7、睡觉20年；
- 8、生病3年；
- 9、读书3年；
- 10、旅行5年；
- 11、工作14年。

林家伟粗略算了一下，这11条的时间加起来正好72年。想想，要是真的把人生这么切割开来，实在太没有意思了，就好比把一个完整的人解肢，就失去了他的完整与美感。

林家伟正想得奇妙。电话铃响了。他就不由得联想起美国人一生打电话所耗费的一年时间绝对不准确，至少要比吃饭花费的时间多。他现在四十来岁，使用电话最多不超过12年的历史，其中独自享有一部电话的时间才5年，估计泡在电话

上的时间起码有1年。这样算来，一辈子何止1年？

林家伟接起电话，一听是豆豆的，心里顿时激起波澜。

他和豆豆至少有二十多天没有见面了。虽说有电话来往，但一旦他提出要与她约个时间聚一聚，豆豆就推说忙，过一阵再说。这便使林家伟十分沮丧，情绪一落千丈，干什么提不起兴趣。在成熟男人林家伟的感情世界里，豆豆是他的唯一。要是时间一长见不到豆豆，他就感到烦躁不安，身体不适。林家伟有时看动物世界，看到雄性动物发情时寻不到适合的雌性动物得以发泄时，那种暴戾乖张的样子就觉得十分像他，不觉好笑，人与动物有时竟有惊人的相似。林家伟往往在这个与动物有惊人的相似阶段内情绪极不稳定，脾气十分暴躁。往往地，在这个阶段内，他对豆豆思念愈切，猜测怀疑也就愈深。他总觉得豆豆除了他之外还有男人。林家伟这样一想，立刻就把对豆豆的爱化成了满腔的子弹一起射向了。然而，一旦当他的传呼机上出现豆豆的号码，心又止不住地狂跳不止。

成熟男人林家伟总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伤害中又不断地自我复原。

这次，他一再告诫自己要豆豆进行一次冷处理，要尽量表示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但到头来还是没有到家，最终还是表现出了有所谓的样子。

豆豆在电话中连“喂”了两声，林家伟才勉强应了一声。

豆豆知道他还在生她的气，就避重就轻地告诉林家伟说，今天是情人节，我们打算怎么过？林家伟本来还要玩一阵深沉，一看豆豆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了，就觉得再没有必要憋劲儿了，这才噢了一声说，好吧，下午下班后在老地方见。

放下电话，林家伟感到手心里汗融融的，心里却一下子舒展开了。

他点了一支烟，很滋润地吸了起来。吸了一阵，脑海里仍在徘徊着“情人节”这个概念。心想，这是哪个国家发明的洋节，竟然有这么大的冲击力，不到几年的时间，在具有传统礼教的中国也风靡开来了。就在这时，忽听有人敲门，便说了一声进来。话音刚落，一个娉娉婷婷的人儿便出现在林家伟的眼前，他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这个人，就是他们报社的女记者丁雯。丁雯今天打扮得非常性感，上身穿一件紧身羊绒衣，下身穿一条黑色牛仔裤，给人一种简洁、明快的感觉，却把整个的曲线勾勒得咄咄逼人。这时候的丁雯在林家伟的眼里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起伏得有神有韵，跌宕得有秩有序。细细的腰身，丰满修长的双腿，饱满圆润的臀部，令人赏心悦目。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猛然冒出一句书本上描写女人的话：“腰和臀的连接处，可稳稳地放一个丝瓜。”他觉得丁雯的腰和臀的连接处肯定放不下一个丝瓜，但却凹凸得可爱，倘若真的能放一个丝瓜，恐怕就有些太臃肿了。

丁雯是来给林家伟汇报工作的。丁雯说：“金威皮革加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杨老板让我给他写个系列报道，想把他们怎么争取港商投资办厂、产品怎么打入外省市场，现在资金短缺等反映一下，目的是想让政府再支持一下。你看这个报道能

不能写？”

对于这家公司的情况林家伟略知一些，他知道这里头的情况很复杂，这个公司是黄市长一手扶持办起来的，但是市财政投了600万元之后，港商的800万资金迟迟不到位，于是市委、人大、政协颇多微词，说是港人只是向我方兜售他们的陈旧设备，并非与我方真心合作。杨老板现在让丁雯写系列报道，无疑是想从舆论上给市政府施加一些压力，但却不知这是谁的意思。现在不能排除是黄市长的“旨意”，因为通过社会舆论呼吁，他可变被动为主动。倘若黄市长心灰意冷了，你再呼吁，岂不惹得黄市长不高兴，也得罪了市委、人大的人。

林家伟当然不便把这些情况说给丁雯，就说：“这个公司市里有些争议，发不发系列报道我还拿不准，最好你去请示一下王总编。”

丁雯说：“这点小事你都做不了主，看你这个副总编怎么当的？”

林家伟就笑笑，心想丁雯一定是被那个名叫杨大光的老板给收买了，但嘴上却说：“小心不为错。主要报道还得王总把把关。”

丁雯悻悻而去。

林家伟的目光如追光灯一样一直追着丁雯出了门，看那圆屁股儿一扭一扭的，甚是令人疼爱。便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婊旦儿。”骂完，竟兀自笑了起来。笑他即使骂女人是“婊子”，却把“子”省了，在后面还拖着个“旦儿”，分明地减轻了恶的成分，增加了对女人的些许疼爱。

林家伟之所以对丁雯恨爱有加，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过一次肉体上的交往。否则，也不至于此。林家伟曾不止一次地潜心回味过他与丁雯的那个销魂的夜晚，但每每回忆起，仿佛在欣赏着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陈年老照片，给人一种模模糊糊、十分久远的感觉。

那还是3年前，丁雯在报社实习，林家伟要到边阳县去作一个重点报道，丁雯说要跟林家伟一块儿去学习学习。林家伟觉得同去的还有司机老仇，带丁雯去也无妨，就答应让她去。晚上，他们酒喝得迟了，只好住到了边阳宾馆，丁雯单独住一间，老仇和林家伟住一间。老仇住下不久，他妻子打来电话说，如果方便的话，让老仇把她的妈妈接到金都来。老仇的岳母家在边阳县七岔乡，七岔与边阳有八十多公里，显然，最好的办法是老仇晚上到丈母娘家去，次日早上赶来，才不耽误林家伟的时间。老仇把情况说了之后，林家伟说行，你现在就去，明早八点赶来。

老仇走后，林家伟就感到有些空寂，正翻着电话号码簿，想给熟人打个电话，就听见有人敲门，他便随声说了一声进来。没想到进来的是丁雯。

丁雯说：“老仇到哪里去了。”

林家伟说：“到他老丈母家去了。”

丁雯说：“你好像要打电话，跟人约会，是吗？”

林家伟说：“闲着无聊，想找个熟人打电话聊聊天，你来了就不打了。”

丁雯就笑着说：“我进来是不是妨碍你？”

林家伟说：“不会的，你坐呀，老站着干吗？”说着笑了笑。

丁雯说：“你领导不发话，我敢坐吗？”

林家伟一听这话就觉得丁雯很有韵味，说话太机智，便说：“我发话今晚不让你睡，你还一宿不睡？”

丁雯说：“你不让我睡我就不睡。”

林家伟略将此话一延伸，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丁雯也觉得不好意思，忍不住笑起来。这么一笑，房间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了。

丁雯说：“林总，我到报社快1年了，怎么没有见过你的夫人，她在哪儿上班？”

林家伟说：“在商店里当会计。”

丁雯说：“看你这么有才气，又有风度，你的夫人肯定很漂亮。”

林家伟说：“哪里？我老婆本来就一般化，现在到了中年，就更不成型了。”

丁雯就哧哧笑了起来。说：“不成型成啥？”

林家伟说：“不成型就是没有形状了。就比如说，腰呀、臀呀……，不说不说了，你小姑娘不懂。”

丁雯放声笑了起来，说：“我怎么不懂。你们这些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没有一个不喜新厌旧的。”

林家伟说：“太绝对了吧？我就不是。”

丁雯说：“你不是，是因为你不敢承认。”

林家伟心里一惊，觉得这个女孩太敏锐了。

丁雯又说：“其实你们这一代活得也够可怜的。年轻谈恋爱时，没有条件，更不具备胆量做婚前试验，马马虎虎像给父母完成任务似的就结了婚。婚后，才觉得不太适合，想退货，又没有勇气退，就一直凑合着过。到了中年，事业有成了，夫妻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拉大了，就更没有勇气提出退货了，怕因此影响了你们的前途，甚至担心会丢了乌纱帽。”说到这里，丁雯顿了一下。“不知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当然，我是泛指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的，并不是说我们的林总。”

林家伟听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借着这爽朗的大笑，掩饰了他的窘迫，酿造了他的下文：“精彩，实在太精彩了！又是婚前试验，又是退货。丁雯，我算是重新认识你了。”林家伟说的是真话。在他固有的意识中，认为像丁雯这样的女孩就应该像一个生瓜蛋一般，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把触角伸到他们这一茬人中，并且分析得这么透彻明了。这无疑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也使他对于丁雯更加高看了。

丁雯说：“你光夸奖我，却忽视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林家伟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丁雯说：“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林家伟说：“有道理。”

丁雯说：“这就意味着说，你也承认你的婚姻不幸？”

林家伟觉得丁雯太咄咄逼人了，就用笑来代替回答。

丁雯说：“平时我们谈的都是工作，今天就放松一些，谈谈生活，谈谈家庭何妨？”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很愉快，越谈也就越放松了。

晚上睡下，林家伟原本平静的心态被丁雯的那些话激活了，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的确，他的家庭生活，正如丁雯描绘的那样，家庭只是个形式，是一个虚设的样子，内容空洞，爱情早已死亡。在他刚刚结婚的那阵子，妻子张桂花总是以城里人的姿态嫌他是农村人，嫌他家贫。到后来生了孩子，妻子又嫌他没本事，经常夸谁谁谁的丈夫多能干，年轻轻的就当了科长，家里缺啥有啥，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谁谁谁的老公聪明能干，承包了厂子，花起钱大把大把地向外出，哪像我们这个寒酸样？云云。林家伟听这些话听得耳朵上起了老茧，听得越来越怕回家，越来越不想见张桂花。然而，为了过日子，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谁叫自己家底儿薄？谁叫自己是农村出来的？谁叫自己要了城里人张桂花？后来，他当上了新闻科的副科长、科长，又当上了日报社副总编，张桂花才不再用那些足以杀伤男人的话刺他了。然而，这已经晚了。因为伤口虽说愈合了，却常常在化脓，这就潜藏了日后的危机。

朦胧间，电话铃响了。林家伟抓起电话，原来是丁雯打来的。

丁雯说：“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林家伟说：“没关系，还没睡？”

丁雯说：“我……害怕，一个人……不敢睡。”

林家伟一听，心里咚咚地跳了起来。静静的夜晚床头飘洒着月光，听着这轻柔的富有磁性的女孩的电话，温馨得让人战栗，令人神迷。

林家伟说：“那……怎么办？”

丁雯说：“要不，我到你房里坐一坐？”

林家伟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他急忙穿上了衣服，打开门，丁雯已经等候在门前了。丁雯像个鱼儿一样滑进屋里：“打搅了，真不好意思。”

林家伟说：“没……没关系。”

丁雯顺手关闭了灯，说：“你睡吧，我就在旁边的床上躺一躺。屋里有个人，我就不怕了。”

林家伟说：“女孩就是胆小，这可能是天生的。”

黑暗里，只听到了雯发出了轻轻的笑声，当然是听起来很优美的那种笑声。

林家伟和衣躺在了床上，辗转反侧，却怎么也睡不着。听着静夜里丁雯的呼

吸声，令他心旌荡漾。

丁雯说：“睡不着？”

林家伟说：“就是。你不怕了，我却睡不着了。”

丁雯就笑着说：“你呀，真像个柳下惠。”

林家伟的天门顿开，一旦失去了种种顾虑，血液便像电波一样忽地从脚底板涌上了大脑。他猛然坐了起来说：“我怎么会是柳下惠，那是神人，我是凡人。”

说着，就摸到了丁雯的床上来。

丁雯说：“我还以为你不是个男人。”

林家伟窃笑着回答：“那我就让你试一试，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个男人？”说着就势搂住她……然而，事隔不久，林家伟才明白那完全是一个陷阱，是一场骗局。

不几天，总编王一飞找他来商量，想调丁雯来报社，看他有什么意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讲了丁雯的许多优点，并同意调报社来。于是报社打报告，宣传部加注意见，组织部下文，就将丁雯调进了报社。一个中文系的自费生，几乎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进了堂堂的金都日报社，这足见丁雯是多么会来事。

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家伟几次寻找机会想同丁雯重温一下旧情，然而，丁雯总是找一些借口滑了过去。到后来，当他听到丁雯与总编王一飞的一些议论后，才恍然大悟，埋怨自己怎么这么蠢？被这黄毛丫头卖了，还在偷偷地乐着。同时，他也更加清楚，丁雯绝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此后，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认识了豆豆，豆豆的青春靓丽绝不亚于丁雯。他从豆豆那里找到了在丁雯那里的失落，使他空寂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故而，他对丁雯从此死了心，只是俩人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也动一动心，开一些调侃性的玩笑，仅此而已。他知道，即使有那种可能，他也不会的，除了男人的自尊，还有政治的需要，他不愿意由此让王一飞对他有看法，从而影响了一二把手的关系。

2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林家伟正思谋着利用中午的时间去给豆豆买一件情人节礼物，没想到杨大光却来请他吃饭。杨大光的公司还没挂牌成立就与劳动人事部门挂钩，在《金都日报》上连续刊登了几期招工广告。据内情人说，每人报名手续费50元，报名者多达2600多人，仅此一项就创收13万元。被招上的80人，每人又缴风险抵押金3000元，又创收24万元。招工结束已近1年，还迟迟开不了工，新工人四处闲散，拿不上一分钱的工资，就大呼上当受骗，纷纷找杨大光追抵押金，却追不来。林家伟本来就对这位个体户老板没有多少好感，再加上他中午有事，就推辞不去。杨大光说：“林总，你怎么着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刚才我已经跟王总说好了，他也去。你不去就太瞧不起我老弟了。”

林家伟一听就知道这都是丁雯搞的名堂，否则，王总编不会轻易答应中午去吃客饭的。既然如此，他也不愿意让王一飞对他有别的想法，略一思忖说：“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了。”

接着林家伟便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张桂花说中午不回去吃饭了。

林家伟虽说对妻子没有了感情，但是每遇饭局，他总忘不了打一声招呼，他觉得没感情归没感情，在这个家没有解体之前，他至少不能无视妻子的存在。

杨大光的车是奥迪，报社的却是桑塔纳2000，一个个体小老板，在“坐骑”上却与堂堂的报社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

同去的还有丁雯，这是林家伟早已预料到的。

上了车，王一飞对林家伟说：“丁雯说的那篇系列报道我看可以操作。政府投了600万的资金，刚刚扶上马就不管了，这不成，应该扶上马再送一程。倘若不送一程，让杨大光从马上摔下来，这600万的资金岂不白白扔了？”

林家伟与丁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赞美的笑声，都说王总太风趣幽默了，这么深奥的道理，一个幽默的比喻，就切准要害，明白易晓。

王一飞说：“家伟，你觉得如何？”

林家伟说：“我原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这家公司在机器购置上有些非议，我拿不准，才让丁雯去请示你。经你这么一说，觉得茅塞顿开，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搞系列报道。”王一飞说：“就是，我们的报纸，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替党和政府排忧解难嘛！”

林家伟说：“就是，就是。”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暗暗地骂道：“蠢驴，我已经把事儿给你点破了，你还固执己见，自鸣得意。那你就引火烧身去吧。”过后，林家伟又一想，觉得王一飞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王一飞是市长黄心刚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绝不会为黄市长发难题，说不准就是受了黄市长的旨意。这样一想，倒嘲笑起自己太自作聪明了。

林家伟与王一飞共事多年，他已深谙王一飞的个性，他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了。面对这样一位上司，凡事他都顺从着他，自己毕竟是个副手，即使出了问题，也是一把手承担。他只是做到该提醒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该暗示的东西一定要暗示，天地良心，问心无愧，能够对得起自己就行了。这是他的为人之本，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中国所有的餐桌上几乎都是一样的程序，边吃边聊，针砭时弊，黄段子下餐，酒过三巡，划拳猜令。他们一行几人不外乎这套程序，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杨大光说，最近跟兰州的朋友吃饭，他们讲了个笑话，太有意思。大家说你讲一讲，让我们听听。

于是，杨大光便讲了起来。

杨大光的故事一完，满桌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都说这个段子好，太

有意思了。

丁雯笑着说：“杨老板，这个段子好像是你家里发生的事吧。”

大家又是一阵笑，纷纷说有可能，杨老板家也有个小保姆，经常受杨老板的压迫。说笑了一阵，气氛马上活跃了，真有点其乐融融。

林家伟笑过之后再一琢磨，觉得这个笑话意义深远，很有现实感。他不由联想起杨大光公司的一些事，就越发觉得这则笑话真是恰如其分。

3 下午下班，林家伟来到最繁华的敦煌街。下车汇入滚滚的人流之中，他才发现今天手握鲜花的男男女女实在太多了，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更多的是青年人，一个个行色匆匆，想急于见到他(她)的情人。现代的人真是活疯了，世界真是乱套了，要是全中国做一个统计，情人节这一天不知有多少对情侣在约会，其数量比现有的家庭数量少不了哪里去。而这些情侣中，真正属于夫妻关系的又有多少？

社会的大解放，带来的将是人性的大解放。人性的大解放是不是给社会造成一种无秩序、无规则的状态？

这些问题在他的脑海里闪了闪，他无心去琢磨，也无法去回答，这些都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命题，就让那些学者们坐在书斋里研究去吧，他想的是如何给豆豆选个好礼品，讨得她的高兴。

鲜花他是不打算买了。一个中年男人，捧着一束鲜花，走在情人节的大街上，他觉得很不顺眼，要是被熟人瞧见，还有些尴尬。况且，他知道豆豆不太在乎形式，在乎的是内容。豆豆想得到的不是一束鲜花，而是手腕上的一副金链子。他与豆豆相交两年多，戒指、耳环、项链都买过了，就差一副金手链。为这事，豆豆不知在他面前念叨过多少次。他总笑呵呵地说，“最近手头有些拮据，等过一个阶段再说……”“再说”了两次，豆豆就不太高兴了，虽然嘴上不多说些什么，但在行动上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好几次林家伟约她出来，她总是推说忙，不肯与他约会。林家伟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心里就狠狠地骂：真他妈的婊子，这与嫖妓有啥本质的区别？即使有区别，也仅仅是付款形式上的区别，一种是零售，一种是预付。操他妈的蛋，我再也不理睬她了。

过了一阵，不见豆豆给他打电话过来，心里却又不安起来，怀疑她是不是找上了别的男人，怀疑她跟别的男人上了床是不是也同跟他上床一样大呼小叫。一想这些，心就碎了，精神顷刻坍塌，干什么提不起信心。他找到他一位最好的诗人朋友马车聊起了这些隐私，马车说：“在红尘滚滚的商品时代，你想寻找纯古典式的爱情简直不可思议。不错，在经济上你是付出了一些，倘若你一文都不付出，她

要是不理睬你你有这么痛苦吗？绝对没有。金钱是珍贵的，因为它是你劳动换来的汗水结晶，你付出了它，就珍惜这份感情，付出的越多珍惜的成分就越重。你舍不得付出珍贵的金钱，想得到珍贵的爱情，恐怕有点白日做梦吧？这是一个概念。再一个概念是，你们的起点本身就不一样，你是中年男人，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你们在年龄上落差这么大，这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平等，倘若你什么都不付出，是不是太便宜了你？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等着你？如果你要处一个经济利益之外的纯粹意义上的情人，也不是不存在，可能会有的，这起码也得起点上平等。比如你要找个四十多岁的家庭不幸的试图想找个外遇的长得并不好看的而且收入颇丰的女人作情人，很可能不需要你在经济上付出一点儿，她倒要付出一些，你肯吗？退一步来讲，有固定收入的年轻的但不中你意的女孩要给你当情人，她可以保证不让你承担任何经济上的帮助，你肯吗？你肯定不愿意。所以说这种不平等的爱往往是以物质这个载体来实现的，男人可根据这个载体衡量你对女人爱的程度，女人也可用这个载体来测试男人对她爱与不爱。”

诗人马车毕竟是诗人马车，他的名字就很特别，道出的一大堆宏论更是特别。林家伟听后，仿佛一缕和煦的春风吹进心田，驱走了笼罩在他胸中的阴霾。

诗人马车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宣泄的机会，绝不会轻易地放过它，“我看你有必要咨询咨询心理医生，你的病并不轻。你家庭不幸福、爱情死亡了，就应该结束，你又不结束婚姻。搞婚外恋你又患得患失。像你这样的人……”

“够了，够了。”林家伟打断他的话说：“你没有成过家，你当然不知道除了爱情，还有责任。你成天接触的是文学小青年，你当然不知道中年人的苦恼。”

马车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得比你还要早，还要清楚。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去寻找那种苦恼。这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林家伟知道一旦同这个疯子较上劲，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你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就只好求饶作罢。

不过，通过与疯子的一席话，他倒是视野开阔了不少。想想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有主动上门的，甚至默默爱你爱了好久的，只要你点点头，就会一拍即合，然而，你却不愿意。你愿意的，总要付出点什么，这也在常理之中。豆豆如此，那么丁雯呢？丁雯岂不是也如此吗？

马车的逻辑使他对女人的付出找到了一种合理性，于是，他便对豆豆多少给予了谅解。他觉得有这么一位令他心仪的女孩伴随着他的生活，无疑增加了他生活的色彩与生活的质量，这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回来的，也不是能够用金钱替代的。

现在，当林家伟站在情人节的街头上，再次想起马车的这些话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走进金店，为豆豆买了一副白金手链。数数口袋的钞票，还有800元，吃饭、开房差不多够了。男人就是这样，当他做愿意做的事，即使付出多少也高兴。倘若他不愿意去做，付出再少他也心痛。

成熟男人林家伟怀揣着一副女式手链昂首走进了西部餐乐园。这里的服务员几乎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常客。他被服务员领到了一间名为“情人岛”的小包厢，豆豆早已守候在那里了。豆豆今天刻意打扮了一番。豆豆长着一张墙角似的脸，一副魔鬼式的身材。这样的女人本身就很洋气，很有一种异国风味，倘若稍一打扮，就会魅力无穷。尤其是那张墙角脸，无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瞅，都能给人一种生动、一种美的享受。也正因为豆豆本身的审美价值和性诱惑力有别于别的女人，才使成熟男人林家伟在爱的沼泽地带里越走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此刻，当林家伟看着秀色可餐的豆豆手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深情地等着他时，他的心怦然一动，恨不能关起门来就把那事儿先做了。他凑上去闻了闻玫瑰花，说了声好看，就在豆豆的脸蛋上亲了一口。豆豆笑道：“馋猫，你不怕别人看到？”说着又在林家伟的脸上亲了一口。

林家伟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豆豆说：“没关系，如果来晚了，怕就没有这个包厢了。”

林家伟今天特别满意豆豆的行为，就高兴地拿出了他为豆豆买的礼物，豆豆一看，非常高兴，接过手链问林家伟是多少克？林家伟就把发票单交给她，说就在这上面写着。豆豆让林家伟给她戴在手上，林家伟就殷勤的给戴了上去。顿时豆豆的手腕上熠熠生辉起来，为她平添了几分贵气。

他俩好久没见面，都急着要干那事儿，所以，匆匆吃过饭就近在新龙门宾馆开了间房。林家伟拥着豆豆刚进房间，就急不可耐地关起门亲吻起来。多少天的思念，多少天的埋怨，就在这长吻中化解了。林家伟一边亲着，手就从豆豆的背上渐渐地游弋到腰上，然后又从腰上游弋到饱满的臀上。当他的手再从臀上游弋到腰间时，他感到豆豆的腰与臀之间凹凸得差不多可放下一根丝瓜了。但豆豆却一点儿也不臃肿。他为此想到了丁雯的腰与臀，他觉得豆豆对男人的吸引力应该超过了丁雯。

豆豆终于推开了林家伟，故事装作生气状说，你快要把我捂死了，你想把你的豆豆捂死吗？林家伟说我要把你捂死，捂死了我才放心。说着还要去亲，豆豆却头一偏说，别折腾了，赶快洗澡吧，我也受不了了。等豆豆把水放好，林家伟已经脱了个精光。豆豆说，快去冲一下，别感冒了。林家伟说不，我要帮你脱光了一块儿进去洗。豆豆哧哧地笑着说，你呀，真是小孩儿，我的老小孩儿。

等豆豆脱光，林家伟看豆豆那高耸挺拔的双乳，就忍不住朗诵道：“我把你的这张爱嘴，比作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常常使我沉醉。我把你的这对乳头，比成两座坟墓，我们俩沉睡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豆豆却哈哈地无所顾忌地笑着说：“家伟，你真是太可爱了。你的可爱就在于你有一种诗人的激情与浪漫。”

林家伟就坏笑着说：“这不是我的佳作，是大诗人的。”

4 丁雯的系列报道刊发后，立刻在市领导圈子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丁雯的报道内容大致如此：金威皮革再生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杨大光抓住机会，与香港威龙公司合资创办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按合同，我方出资1000万，港方投资800万，厂址设在金都，利润按投资分成。但因我方只到位了600万资金，有400万元没有落实，从而影响了港方800万元资金的全部到位。港方言称，他们暂投400万元，待我方1000万元的资金全部到位，他们再将400的剩余资金打过来。如果我方食言，他们只有放弃合同，并将原投资的400万元收回。机遇不是常有的。作为金都的儿子——杨大光先生说，能够为振兴金都经济尽力是他梦寐以求的追求，为了救活他的企业，为了树立金都在港商眼中的形象，他曾奔走呼吁各个银行，希望求得金融部门贷款，然而，各个银行终因他找不到担保单位而无法放贷。他也曾再次向政府伸过手，但是，政府已投资了600万，还有许多企业需要政府的扶持，有许多下岗职工需要政府来解决吃饭问题。政府自有政府的难处，不可能对一个还没有见到任何效益的企业下这么大的赌注。怎么办呢？与港方撕毁合同，退回早已到位的400万资金，这不难做到，廉价出售已到位的价值1000万的机器设备，也不愁还不了400万元的港方投资，然而，它失去的是什么呢？失去的不仅仅是市政府投进去的600万元资金，而且失去了金都在外界的信誉，失去了金都人振兴金都经济的决心与信心，失去了一个前景有望的新企业……

杨大光，这位被金都的乳汁养大的企业家，他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企业就这么坍塌了，他知道一旦坍塌，他将是金都的罪人，政府投进来的600万元资金，在他这里打了个水漂不说，更重要的是给金都的招商引资带来了负面影响。这样铁骨铮铮的汉子谈到伤心处，不由痛心疾首地告诉记者：“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了应付正常的运转，我不得不把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印刷厂挣来的50万元资金偷偷地垫到了公司，结果让老婆知道后，大吵大闹，弄得鸡犬不宁。”

的确，金威皮革再生有限责任公司的处境令人担忧，这样一家被专家们看好的企业，刚踩上马蹬就要下马，这不仅仅是杨大光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每个金都人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金都还需要不需要引进项目与资金？金都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毋庸置疑，系列报道写得痛快淋漓，激情荡漾。然而，林家伟一眼就看出这不仅仅是丁雯一个人的杰作，其中肯定掺入了总编王一飞的不少心血与汗水，因为那些暗示性的疑问句式是王一飞一贯的文风。如果真是这样，林家伟就觉得这个报道一定有来头，这绝不是靠杨大光花个钱就能买上的文章，这其中恐怕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

就在最后一篇报道见报后，先是有几个陌生的电话，责问报社究竟为什么人说话，还有的直接指责报社为骗子大唱赞歌。接着，本报的记者向涛找林家伟反映说，这篇报道与事实有误，思想导向上有问题。

向涛是报社的王牌记者，也是林家伟非常赏识的得力干将，他的文章一如他本人一样，刚正不阿，文风典雅，喜欢针砭时弊，笔力雄厚。这几年，他沉在基层中，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深层报道。应该说，在商品化了的时下，像这样固守着文人本色的记者已为数不多了，像这样的记者，你没有理由对他的意见不尊重。

向涛直言不讳地说：“第一，杨大光所谓的与港人合资，纯属一个圈套，一个连环式的圈套。香港人在大陆设圈套，杨大光向政府设圈套，政府的要员又向人民设圈套，他们也许彼此心照不宣，但表面上都假装糊涂地往里钻，因为他们彼此都在他人为自己、或者自己为他人设计的圈套中谋到了私利。而真正受害的是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财富流入到了这些极少数人的腰包。说得具体一点，市里给杨大光投了600万，港商投了400万，一共1000万都用来购买了机器设备，现在厂房是临时租的。而这些机器设备的真正价值是多少？我怕说出来会吓你一跳，它的真实价格是300万元，这就是说，仅机器设备这一块，就多付了700多万元。港商不仅轻而易举地收回了他们原来投进来的400万元，而且肯定又赚了不少。因为这其中还有300万元的差额，这就被杨大光、政府要员、港商分配了。”

林家伟递给向涛一支烟，自己点了一支，徐徐地吐了一口说：“有这么严重吗？设备也不是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即使有水分，也恐怕没有你说的这么大。”

向涛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相信。但是，事实往往是残酷无情的。前不久，我看了一篇反贪报道，说河南省某国有企业也是与这家香港的威龙公司合资办厂，其合资形式大致跟金威皮革再生有限责任公司相似，港商抛出去500万，收回去800万，这家国有企业的老板得了300万，美其名曰机器设备的提成款。案发后这家国有企业的老板以及相关的人被绳之以法了，港商却逃之夭夭。这里有一个细节，他们进的是日本WTS型，而我们金威进的也是这种型号，我看过报道之后就深入到金威的厂房里查看过了。由此可见，丁雯的这篇报道严重失实。这是其一，其二是……”

林家伟打断他的话说：“这里有一个疑点。即使机器型号一样，只能证明港商设了圈套套去了我方的资金，但你却没有理由断定杨大光以及政府的某些领导也参与到了这个骗局之中。小向呀，这些话只能在我面前说说，没有根据的事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乱说。”

向涛说：“杨大光不是傻子，他不可能白白地让港商把他的600万骗走的，要是真的那样傻，他就没有本事能向政府要来600万元。再者说，金都市的个体户数不胜数，政府拿出600万元堂而皇之地投给杨大光，这除了杨大光找了一个美妙的借口之外，难道就没有私下的交易？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然，这仅仅是我